誠齋易傳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誠齋易傳

(四)

楊萬里撰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七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蓋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靜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有聖人作。仰觀俯察。於是制此之畫。寫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卦爲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貴賤。因天地之動靜。判吾九六之剛柔。因天地之間萬物之聚散。生吾八卦之吉凶。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畫卦之推輪。作易之濫觴。於是乎書。此既畫之易也。易之書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

在乾坤。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地既隤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安得不惟尊而位於貴。夫惟上貴下賤既位焉。而不可踰。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於今。萬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入本乎祖。道本乎禮。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者。知之乎。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何謂也。曰天地之道。陽動而剛。陰靜而柔。九陽也。動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剛。六陰也。靜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本靜也。靜極生動。動極生靜。一動一靜。至誠无息。茲謂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何謂也。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鵲之巢无烏之子。馬之廐无狐之穴。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聚散異嚮。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何謂也。曰有物可見。无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兌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見之者。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謂也。曰此言天地斡流而成萬化之神。乾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而錯摩坤

之柔。以坤之柔。而錯摩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而爲震。莫之鼓而鼓也。潤之以風雨。而爲巽坎。莫之潤而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爲坎離。莫之運而運也。然得我之剛者。爲長男。爲中男。爲少男。得我之柔者。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而成也。三才之天地人。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成萬物者。坤之所爲也。爲其成。莫爲其始。此其功之溥而无際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易。坤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簡。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謂也。曰。此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聖人法乾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聖人法坤德之簡。故天下皆可以易從。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无險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信其成而爭先也。若苻堅之妄動。人皆危之。何功之有。有親則天下附之。而不可解。故可久。有功則天下成之。而不知倦。故可大。聖人之德業。於是爲至。而乾坤易簡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簡之理得。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而與天地參矣。夫聖賢以易簡成。而昧者以智巧敗。易簡之理无它。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

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此之所謂賢。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章言君子學易者。必先會易之象辭。以爲用易之功效也。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辭者何辭也。爻辭與象辭也。昔者聖人之設卦也。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畫有奇耦者。象也。曰潛龍勿用者。爻辭也。曰陽在下也者。象辭也。象泯則卦隱。辭廢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謂觀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以是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何也。畫之奇者。九也。陽也。剛也。畫之耦者。六也。陰也。柔也。純陽无吉凶。純陰无吉凶。或以陽雜之陰。或以陰雜之陽。順則合。逆則戰。逆順相推。合戰萬變。而吉凶生焉。陽非位无吉凶。陰非位無吉凶。或以陽居陽。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陰。或以陰居陽。當位則安。不當位則危。當否相推。安危數化。而吉凶生焉。故既曰明吉凶。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謂某卦之吉凶。生於某畫之變化。某畫之變化。生於陰陽之推移。何謂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猶之形也。象也。猶之影也。不知其形。視其影。不知其事與理。視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得失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吉凶。事之憂虞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悔吝。蓋吉凶者。失得之影也。

悔吝者。憂虞之影也。欲知理之進退消長也如何。卦爻象之以變化。理之晝夜往來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剛柔。蓋變化者。進退之影也。剛柔者。晝夜之影也。有失得。則吉凶隨。有憂虞。則悔吝隨。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陰陽之進退。至神而无跡。曷爲象之以變化。晝夜之往來。循環而无端。曷爲象之以剛柔乎。獨不觀之剝復夬姤乎。夬以五陽決一陰。陽進極矣。進極必退。於是一變爲姤。而陽退焉。剝以五陰剝一陽。陽退窮矣。退窮必進。於是一變爲復。而陽進焉。吾之變化一出。而彼之進退无跡者有跡矣。又不觀之坎離乎。月往則日來。日昱乎晝。則卦爲離。人見其烜乎外。而不知一陰之精已娠於其中。蓋至剛之中涵至柔也。日往則月來。月昱乎夜。其卦爲坎。人見其清乎外。而不知一陽之精已娠乎其中。蓋至柔之中涵至剛也。吾之剛柔一陳。而彼之晝夜无端者有端矣。進退无跡而有跡。晝夜无端而有端。曷爲不可得而象乎。是故六爻之象一動。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君子學易者。因辭求象。象不能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然學易必有序。有致知之學。有力行之學。其先後之序。不可紊也。故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則自得之。而居之安矣。居則宅乎易而无外。安則悅諸心而非強。何謂致知。居而靜。則觀易之象。玩爻之辭。以自樂。玩其辭者。愈味之而愈無窮。樂而玩其辭。愈樂之而愈有得。此致知之學也。何謂力行。出而動。則觀象之變。玩爻之占。而後動。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潛爲主也。至九二。則變而見矣。故其占曰。德施普也。宜見而潛。則爲楊。如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其象以發爲主也。至六四。則變而默矣。故其占曰。謹不害

也。宜默而發。則爲墨。吾不自動。動必以時。吾不自爲時。時必以易。此力行之學也。其知以易。其行以易。有所不動。動罔不吉矣。非吾動也。以易動也。非易動也。以天動也。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前言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義之居。後言君子居則觀其變。如出入起居之居。三極者。三才也。極。中也。至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言易有卦有爻。是故有卦辭。有彖辭有爻辭。有象辭也。若元亨利貞者。卦辭也。若大哉乾元者。彖辭也。若天行健者。大象之辭也。若潛龍勿用者。爻辭也。若陽在下也者。小象之辭也。卦辭所以釋一卦之義。彖辭所以釋卦辭之義。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義。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義。彖者言乎象。何謂也。乾之彖辭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未嘗言龍也。今彖辭以龍而象君。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何謂也。巽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乾初九之潛。至九二則變而爲見。此以一位而變一爻。它可類推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何謂也。易之道不遠人也。自人而天。自身而人。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

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无禍。吉孰禦焉。盡不善則自禍。凶孰逭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彖、爻、象之辭、言吉凶者。皆此類也。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其吝也。寧悔。蓋悔者。遷善之權輿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恕之之辭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彖、爻、象之辭、言悔吝者。皆此類也。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於善。何咎之有。故曰无咎善補過也。卦、彖、爻、象之辭、言无咎者。皆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言吉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福。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之微。言補。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失者。疵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也。吉者。无咎之積也。今也盡善至於得而吉。盡不善至於失而凶。此豈一念之致。一日之積哉。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謹其獨者非它。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之。察人欲之不善者而去之而已。列貴賤者存乎位。言六爻之位。上者貴。下者賤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言陰陽之爻。陽者大。陰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彖者言乎象也。辯吉凶者存乎辭。卽卦、彖、爻、象之辭。某卦吉凶。某爻吉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失得也。憂悔吝者存乎介。卽卦、彖、爻、象之辭。某卦悔吝。某爻悔吝也。言憂之在於察乎纖介之幾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卽卦、彖、爻、象之辭。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懼

悔媿。則无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聖人之誨人。使之避不善以趨乎善。避凶以嚮乎吉也。詳矣。猶恐其未諭也。又終之曰。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懍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嗚呼。易其至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陰陽。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而藏乎一性之內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爲易之道。故曰準。準之言、法也。如太元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綸。綸之言、經理也。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彌之言、滿也。經理之而該徧也。惟其準則乎天地。故能徧經乎天地。非以易而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

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何也。天文顯矣。所以運是文者。則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者。則不可測。謂其幽也。文可觀。理可察也。謂其明也。孰運乎是。孰具乎是也。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以陰陽之顯晦而知之也。陽靜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生。好物也。孰知其所以生。死。惡物也。孰知其所以死。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以陰陽之消息而知之也。氣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氣終而消。消者。死之徒。物有有始而不反其終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死者。物之復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至於鬼神也者。无聲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陰陽至精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无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聖人觀於天文。察於地理。原

始而反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是而爲幽明之故。如是而爲死生之說。如是而爲鬼神之情狀。舉是道而書之於易。則易之道卽天地之道也。故曰。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夫惟聖人作易之道。卽天地之道。則易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天地矣。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能出乎易之外哉。是故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周而徧之也。天下廣矣。易之道可以濟而利之也。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用易於衆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化。用易於萬物。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用易於幽明。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皆不得遁吾易之道矣。然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爲鑿。道足以濟天下。過之則爲兼愛。惟易之道則不過。旁達博及之道。流焉則爲失其本。惟易之道則不流。明天理者樂於內。知天命者輕其外。內樂而外輕。此顏子所以樂而不憂者。用易於一身之功也。民情安土。我則因其安而无拂。民情欲生。我則厚其生而不薄。安民而厚生。此孔子所以答問仁以愛人者。用易於衆民之旨也。妙莫妙乎天地之化。聖人能範之模之而運其化。大莫大乎天地之化。聖人能圍之量之而測其化。然範圍而過焉。必入於元虛。惟聖人則不過。何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萬物之生。至不齊者。萬物之情。將欲成物。未必致曲。不能致曲。安能不遺。惟聖人則不遺。何也。用易而已。至於天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爲夜。月往日來而爲晝。孰能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衆而萬物。廣而天下。近而一身。遠而衆民。大而天地。運而晝

夜。惟易之爲用。隨用而爲應。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不可指。无體。則不可執。故曰。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天地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未分。謂之太極。太極既分。謂之陰陽。其爲天地之道一也。舍陰陽以求太極者。无太極。舍太極以求天地者。无天地。天地可一息而无陰陽乎。陰陽可一息而不動靜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爲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繼道謂之善。然善在天下。有其善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父。性者道之宅。然有之而能成之者。聖人也。自非聖人。有有之而得其一二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也。有有之而不自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此君子之道所以知之者鮮也。故曰。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內。然則孟子言性善。有自來矣。荀之惡。楊之混。奚白哉。噫。大哉易乎。至哉易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重贊天地陰陽德業之妙。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發育萬物之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可見也。故顯。用不可見也。故藏。此天地陰陽之德業也。民可使由之。之謂仁。不可使知之。之謂用。由之。故顯。不知。故藏。此聖人作易之德業也。然聖人之與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有心。故憂一物之不蒙其仁。无心。故聽萬物之自生自遂。聖人仁萬

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聖人有憂。而天地无憂矣。大全引此句作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无心。則无憂矣。何天地之无憂也。有聖人以當其憂也。至於德業之盛大。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其業之富有。則溥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則悠久而方增。何其盛也。萬物盈天地。不曰天地之富有乎。萬物備於我。不曰聖人之富有乎。已往者故。方來者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進乎昨。後進乎前。不曰聖人之日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是理也。具於天地。散於萬物。聚於聖人。形於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別而言之。自无象而之有象。則謂之乾。法乎乾而效學之。則謂之坤。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窮其極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乎易之理。以應乎物之變。則謂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以易道爲近乎。其遠无外。莫之限而禦也。以易道爲遠乎。其近无內。止於靜而正也。遠則莫之禦。易道廣大之用也。近則正而靜。易道廣大之體也。靜者。正之舍也。正者。靜之主也。以止處靜。以靜出動。是惟无動。動罔不正矣。自邇而

遠。天地之間。人物之理。天下國家之事。皆備乎此矣。孰能限而禦之。此易之道所以廣大也。大則盛大而无倫。廣則廣博而无量。其爲无窮无極一也。然易道之所以如是之廣大者。其原安出哉。出於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陽之異名也。坤何物也。陰之異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乾一坤之謂易。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非奇則偶。皆乾坤也。一奇一耦。一貴一賤。一分一合。一順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易道之廣大所以生於乾坤也。乾坤之廣大。其原又安出哉。生於靜而正而已。其靜也專。乾靜而正也。其靜也翕。坤靜而正也。惟其靜而正。是以動而罔不正。其動也直。乾動而正也。其動也闢。坤動而正也。然則乾何爲靜專而動直也。專、言一。直、言達也。曷爲一而達也。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蒸焉。則氣達而物熟。分則否。乾之爲陽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家。坤曷爲靜翕而動闢也。翕、言斂。闢、言散也。曷爲斂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彌盈。則縱之彌怒。不閉則弛然耳。坤之爲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然則乾言大。坤言廣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孟子曰。廣土衆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故以廣言。夫惟易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乾坤之廣大配乎天地。然則四時之變通。日月之陰陽。天地至德之易簡。皆天地廣大之用者耳。易與之配合。皆乾坤之餘也。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靜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至也。非贊易書之極其至也。贊易道之極其至也。前章言廣言大。此章言至。皆无以加之謂也。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因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聖人得此道者也。體之以成身。之謂德。用之以成事。之謂業。盡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以此成其德業。德安得不崇。業安得不廣乎。何也。聖人之德業。非聖人之德業也。天地之德業也。非天地之德業也。易之道也。天地非具易之道。不得爲天地。聖人非得易之道。不得爲聖人。故道也者。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天地聖人。不能爲夫珍。而能有夫珍焉耳。雖然。藏珍在室。入室在門。聖人之得此珍也。獨能不由夫門而求之哉。然則孰爲此道之門。一曰知。二曰禮。由知則崇。由禮則卑。崇則效乎天矣。惟天爲崇故也。卑則法乎地矣。惟地爲卑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擬其崇。地固卑矣。禮何足以擬其卑。蓋明此道之謂知。履此道之謂禮。知之至者極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之至者極卑遜。不曰卑法地乎。崇也。卑也。非聖人也。自天地設位。卑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之知與禮。因之而已。何也。吾之性與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存者。性之成。生者天也。成者人也。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斯能得乎道義以成其德業。故知也。禮也。入道義之門。而成性而成德業之物也。觀天地之崇卑。而易之道在天地。觀聖人之德業。而易之道在聖人。易之道在天地。則易之書不可无。易之

道在聖人。則易之書无之可也。有之亦可也。然則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爲陰陽在日月爲晝夜。在四時爲生育長養。在鬼神爲吉凶。在人爲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此易之道也。異端之所謂道。非易之所謂道。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所以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妙也。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爻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夫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未離夫物之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潤。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有至幽至賾之理。將與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見吾之所見。獨何說也。是必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識。不識仲尼。使見有若。不識伯喈。使見虎賁。蓋擬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乾之賾。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賾。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何謂窮天下无窮之事。今夫卦有六爻。爻有一事。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窮也。爻之動故也。至於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變亦无窮也。爻之動故也。爻之動无窮。則誰得而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萬

事之變有无窮之動。將有以處其事之得失。而逆斷其報之吉凶。獨何說也。是必得一卦會通之至要。行典禮法制之當然。事之得者繫之以吉辭。事之失者繫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召響。蓋典禮之得失。卽事變之吉凶也。是故乾君道也。其會要在上。不得其法制。則爲亢龍之窮。坤臣道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爲堅冰之漸。故曰爻者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无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元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元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世。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賾而不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未言至賾。先翦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彌可亂之訟。擬至賾而後言至賾。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皆在一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唯其謹審而不輕如此。豈唯不可惡不可亂哉。用之而成變化。變洿而隆。化慝而淑。猶運之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自此以下。皆仲尼舉七卦之爻辭。以明聖人立卦象彖爻辭之旨。以見六十四卦爻象之凡也。鶴鳴子

和。此中孚九二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在上之君子。以吾居室之至隱而忽之乎。胡不觀鶴之在深林陰翳之間乎。不鳴則陰。鳴則无陰。不鳴則不應。鳴則无不應。是故一身之榮辱。生於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於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於一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於一室之隱微。以一室之隱微。而忽心生焉。至於一言之不善。明則千里之遠違之。幽則天地之大動焉。災危至而憂辱集。是榮辱不在天地之間。而在千里之外。不在千里之外。而在一室之內也。大哉在陰之戒乎。昭哉居室之釋乎。仲尼釋之。其昭如此。然猶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於言者也。又喻之以樞機。機尤速於樞者也。又斷之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發之者誰與。主之者又誰與。在上之君子試思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同人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跡。心同跡異。君子不以跡間心。心異跡同。君子不以心混跡。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許也。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也。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過初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不愼謂之苟。不苟謂之愼。天下之事。將由夫苟者爲之乎。舉是物錯諸地。斯以爲可矣。然坐身於地。非席則褰。履足於地。非履則傷。无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无以藉之可乎。將由夫愼者爲之乎。薄莫薄乎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幣不姻。非贄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愼之至而无失无咎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謙九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之謙與矜。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詞。如鍾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解已見乾之上九。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此節初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處世事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失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密。唐幾爲周。漢遂爲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而不出。遂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莫知小人之爲盜。蓋小人之致盜有三。其爲盜亦有三。一曰盜位。二曰盜勢。三曰盜貨。小人身爲負販之役。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窶。而驟得千金之富。矜其有。忽於藏。此盜貨也。己盜其三。盜亦將盜其三。己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爲盜以教盜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章言易道尙占揲蓍之法也。其法有所謂數之用。有所謂數之本。有所謂數之終。何謂數之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數也。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得之矣。故天地之數。不過於五。然其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也。虛其一者。復歸於一也。所謂易有太極也。分而爲二者。取四十九枚之蓍。以左右手无意而中分之爲二也。象兩者。兩儀也。卦一者。初揲必卦其一也。象三者。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揲之也。張子曰。奇者。卽所掛之一也。扐者。一揲之餘也。歸奇於扐者。以所掛合所餘也。猶閏者歲之餘也。此數之用也。何謂數之本。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也。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積也。自一至九。天數五也。自二至十。地數五也。以地六合天一。五位各有合也。此數之本也。何謂數之終。乾坤二卦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爲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從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而得四者六。是爲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從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不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乎。此數之終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於扐。營之有四。而後有爻。有爻而後有卦。故曰四營而成易。揲之三變。而成一爻。遇九爲老陽。遇

七爲少陽。遇六爲老陰。遇八爲少陰。三變者六。而成六爻。小而成八卦。伸之長之。大而成六十四卦。易之能事於是畢矣。成變化者。十有八變是也。行鬼神者。卦成而知吉凶也。其道甚顯者。象兩儀。象三才。當萬物。而天地人物之道著也。其德行甚神者。分而爲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蓍。故可與祐神。祐助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仲尼贊聖人作易之妙。先之以總言聖人易道之神。復別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夫神者何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此天之神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聖之神也。既曰不可測知矣。何自而知神之所爲乎。求之變化。其庶矣乎。何謂變。何謂化。變者。有之改。化者。无之復。物壯而老。世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爲此者。神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曰其知神之所爲乎者。疑辭也。雖仲尼亦難於指而定之也。此所謂總言聖人易

道之神也。易道之神如此。君子將欲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有四。內焉用之於一身。吾之一言一動。非尊夫易之辭與變不可也。外焉用之於萬事。吾之一器一疑。非尊夫易之象與占不可也。尙者。尊之之謂也。此所謂別〻言君子用易之神也。君子於此。惟能於一言一動一器一疑之間。將有爲有行之時。用易之四道。而不敢須臾離之。則有吉而无凶悔吝矣。吾將一言乎。不敢以私意言也。必問在易之辭可言與否。易之道可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後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響應聲之速。故物之方來。其吉凶吾能逆知之。亦如響應聲之速。无遠无近。无幽无深。吾有不知者乎。何也。非有奇譎也。言善則物必應。言不善則物必違。此易之辭也。吾能精於其辭。此其所以前知其應與否也。精於射者。知百中於未發。精於醫者。料十全於垂死。而況精於易之辭者乎。非精於辭也。精於理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以言者尙其辭也。吾將一動乎。不敢以私意動也。必觀易之卦。與卦之爻。或以三而變。或以五而變。或吉變而凶。或凶變而吉。其從其吉者而動焉。則日星亦爲之光明。山川亦爲之寧謐。天地之文。罔不用成。而況於人乎。故曰。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此以動者尙其變也。吾將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也。必觀易之數。或其數錯而雜。或其數綜而統。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極易之數。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者。象鼎卦之形。一器猶然。況天下之事有大於一器者乎。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以制器者尙其象也。吾將決一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於易之占。蓋吾有思

也。有思則惑。吾有爲也。有爲則妄。至於易之道。隱於天地之間。而著於聖人之書。无思无爲。而寂然不動。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質易之占。有質則感。有感則應。天下萬事吉凶之故。響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撞鐘。如啓鑰。无毫釐之差。无頃刻之緩。孰爲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此以卜筮者尙其占也。凡此四者。所謂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然易何爲而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爲治。未亡知亡。轉亡爲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爲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所謂復總

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此說得之。自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一章。竊意亦有脫簡紊編者。如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二語上下皆與前後之文不相聯屬。別釋於後。姑試銓次之曰。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

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一章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又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爲而作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无用。則如勿作。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有四。尙其辭。尙其變。尙其象。尙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尙其變。尙其占。是也。何謂尙其變。乾坤闔闢。易之變也。乾陽也。陽主乎開。坤陰也。陰主乎閉。先言坤。後言乾。靜而後動也。坤閉也。閉極必開。乾開也。開極必閉。閉者開。開者閉。變而未已也。惟其靜而復動。動而復靜。變而未已。是故已往者故。方來者新。此易道之所以通而不窮也。於是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適於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曰法。出入萬化。以利其用。而百姓不知。其強名曰神。易道之尙其變者如此。何謂尙其占。蓍卦圓方。易之占也。蓍運於四營之初。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可以逆知。故圓而神。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其初上二五之位。一定而不易。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人也。以蓍之神。得卦之知。故六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貢者。獻也。伻來獻卜。是也。蓍聽乎方來之運。故曰知來。卦畫乎已往之書。故曰藏往。易道之尙其占者如此。故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惟易道尙其變。是故聖人以之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道尙其占。是故聖人以之齋戒。則益尊蓍卦之德。且夫衣垢則洗。器塵則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何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也。民之吉凶。聖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聖人何患。雖然。聖人亦豈弊弊然以民之吉凶憂患自攖其方

寸之地乎。有時而同乎人。有時而同乎天也。曷爲有時而同乎天也。出而與民同患。退而以易洗心也。方其退而潛乎靜密穆清之中。樂而玩乎卦繫爻象之辭。默而觀乎乾坤闔闢之變。如是而爲變爲通。如是而爲象爲器。如是而爲法爲神。當是之時。金石奏乎側。而耳不聞。黼黻張乎前。而目不見。天人之至理。隱然睹乎羹牆。而參然倚於輿衡也。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信乎其明且察也。若夫祭必齋戒。卜必齋戒。將以動天地。感鬼神也。三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干。七日齋焉。以專夫一念之敬。故祭則受福。卜則襲吉。何也。蓍者。神物也。卜者。鬼謀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蓍之德。則蓍亦神明而應之。吾之一心。將草芥夫蓍之德。則蓍亦草芥而應之。曰神明其德者。尊之之謂也。故記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蓍無情性也。而有應之與否者。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可不敬乎。與神物者。有舉而无廢。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天文之理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蓍卦之德尊。所以能斷天下之疑。故曰。仲尼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大抵繫辭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言變言神。則有所本也。今此章於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與此哉。則前无所本。如曰古者王天下。必指犧黃。又曰易興於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則必有其人也。今此章於孰能與此哉之下。言古之聰明神武不殺。則獨无其人。竊意其爲仲尼釋易之辭。而有脫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殺之君。惟既濟九三之爻辭。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殺。故三年而後克。惟小人好殺。故勿用。或可以當仲尼神武不殺之稱。姑試補之曰。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於聖人也。易有太極何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太極。然則非太極之能有夫易。而易能有夫太極也。是生兩儀何謂也。曰。二元氣既分。一陰一陽。於是生焉。兩儀生四象何謂也。曰。二兩儀之陽。一生二。是陽之二象也。二兩儀之陰。一生二。是陰之二象也。合而言之。是爲四象。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三四象之二陽。重兩儀之一陽。其卦乾生焉。☰四象之二陰。重兩儀之一陰。其卦坤生焉。☷兩儀之一陽。降於四象二陰之下。其卦生震。☳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巽。☴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是生坎之卦。☵兩儀之一陰。交於四象二陽之中。是生離之卦。

☰兩儀之一陽升於四象二陰之上於是艮之卦生矣☱兩儀之一陰升於四象二陽之上於是兌之卦生矣是謂生八卦蓋太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極之爲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四象者重兩儀而有象也何也陰陽不測至幽至神无儀无象太極是也有儀則幽者著而有儀則矣陰陽是也有象則陰陽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儀者極之著象者儀之形故一氣者二氣之祖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純者爲乾爲坤二氣散而雜者爲震爲巽爲坎爲離爲艮爲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周子所謂无極者非无極也无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畫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事業乎何大乎易書之事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蓍龜某爻吉亨某爻征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蓍龜神物孰生之也天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之變化孰爲之也天地爲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也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

圖書。孰出之也。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而已。繫之以辭也。聖人不過因某卦與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聖人不過因陰陽之逆順。從而斷定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與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太極而有初。後天地而无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亦可也。然則聖人可无乎。曰聖人何可无也。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矣。其與太極合德乎。故此章先之以易有太極之辭。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辭。又申之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之辭。然則易也。太極也。天地也。聖人也。爲四乎。爲一乎。爲大乎。爲小乎。故曰。聖人何可无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何謂也。曰。此仲尼將欲言聖人作易之意。既歎其言之之難。又歎其見之之難。故自言之。自問之。以發下文之自答也。夫言无窮而書有止。以有止之書載無窮之言。故書不盡言。意无形而言有聲。以有聲之言述無形之意。故言不盡意。聖人之作易。其書且不盡其言。其言且不盡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盡彼之意。可乎。此仲尼所以歎聖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難也。非言之之難也。見之之難也。見之也眞。則言之也親矣。故又自問曰。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此仲尼所以屢歎聖人作易之意見之之難也。然則孰見之。仲尼見之者也。惟其見之。故又自答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神者無方。而不測者也。易一作而神且盡。而況聖人自言其易之意。自書其易之言乎。立象以盡意。何謂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而治亂之意盡矣。以一爻言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潛退之意盡矣。孰謂言不盡意乎。繫辭焉以盡其言。何謂也。曰。元亨利貞者。卦辭也。大哉乾元者。彖辭也。潛龍勿用者。爻辭也。天行健者。大象辭也。陽在下也者。小象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彖象之辭。繫之以爻辭。不足。又繫之以小象之辭。孰謂書不盡言乎。爻象之辭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而況於人之情僞乎。故曰。設卦以盡情僞。易窮則變。泰否是也。變則通。剝

復是也。通則久。既濟未濟是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古之聖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變通而已。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穴居病而得棟宇。孰不鼓舞於棟宇。車馬阻而逢舟楫。孰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必快於所變也。變而通之。則天下之利皆可得而盡。鼓之舞之。則聖人之道皆精入於神。非聖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也。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何謂也。蓋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也。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雖然。乾坤者。何物也。謂天地。則非天地也。謂非天地。則天地具此者也。其陰陽之異名而健順之異詁與。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順也。易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形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何謂也。曰。此仲尼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今夫籩豆器譬也。所以秩籩豆者。道譬也。吾身之手足。器譬也。所以使手足者。道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未離於器者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董子之所謂具。卽仲尼之所謂器也。仲尼之所謂由斯。孟子之所謂若路。董子之所謂由適。韓子之所謂由是之焉者。卽今仲尼之所謂形而上者也。形而上云者。以无形而使有形也。形而下云者。以有形而使於无形也。所謂變通。所謂事業。皆自此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耳。易之道豈不大。而聖人之用易其用豈不大哉。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曰。賾動已見於前。化推再見於後。疑其衍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得易之道。神而明之。則易不在天而在人。能體易之德。默而成之。則易不在竹而在聖。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則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體易成德。至於不言而信。則書不盡言也。繫辭盡言也。言不盡意也。立象盡意也。仲尼皆遺之矣。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八

繫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章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又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易。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卦之未重。象備而爻未備。卦之既重。爻始備矣。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乾者。剛之粹。坤者。柔之粹。剛柔未相推移也。何變之有。及乾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爲巽。坤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爲震。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潛龍勿用。象辭則曰。陽在下也。命之以勿動也。乾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見龍在田。象辭則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動也。

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然衆人所以召吉凶者三而聖人之所以處吉凶者一曰本曰時曰變此三者所以召吉凶者也吉凶何從而來哉本乎爻之剛柔而已此之謂吉凶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在彼者有可否在我者有靜作此之謂吉凶之時時未可見故初九之剛變通而趣乎潛不潛則凶時可以見故九二之柔變通而趣乎見惟見則吉此之謂吉凶之變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聖人有一道以處吉凶者何道也曰貞而已貞者何也一於正而已惟天下之一正爲能勝天下之萬變非吾求勝於彼也彼自不能入也故貴爲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夫天地之道唯貞爲能觀日月之道唯貞爲能明而況區區天下之羣動乎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正者天地之道也非聖人之私器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也然則孰爲天地之德乎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乾之所以示人以易者生也其易確然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坤之所以示人以簡者生也其簡隤然也確然者確乎不可拔也隤然者隤乎其至也三百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二之陽皆乾爻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陰皆坤爻也陰陽之爻非它皆效法天地生物之德而已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至於六十四卦之象非它也皆形像天地生物之德而已爻象一動則其外者見而爲吉凶其變者見而爲功業聖

人之情。欲天下之人。避凶而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繫之以辭以命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故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德也。雖然。明天地之道德者。在爻象。得天地之道德者。不在爻象。而在聖人。得天地之道德者。在聖人。施天地之道德者。不在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道也。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大寶也。然得位之難又未若守位之難。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爲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下不被其仁恩之澤者。奪民之財爲己之財而已。故鹿臺聚而商亡。鹿臺散而周王。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焉。何謂義。教民理財。義也。謹己出令。亦義也。元作謹以出入。從學易記正。禁民爲非。亦義也。此所謂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然則易之爲道。爻象云乎哉。繫辭云乎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一章至蓋取諸夬。言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也。昔者易之未作。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與。是故包犧者。易中之高曾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繫焉。而道始

章。然則包犧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爲雷爲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爲山爲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具見於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昔者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以至於千萬世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獲。聖人將欲制器以獲物。假某範於何人也。措某器於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網罟至於書契。皆其大略也。聖人制器。何以取諸易也。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尙其象。是也。是故網罟之象生於離☲。六爻縱橫錯綜。而網罟之象備矣。故曰。易之既作。聖人復取易以制器。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教民肉食。自包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耒耜取諸益者☳☴。震下巽上。郭子儀曰。震巽二木之象。而其彖曰。木道乃行。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韓氏曰。嗑。合也。設法以合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所謂衣裳。卽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郭氏曰。渙。木上而水下。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震下兌上。隨之上卦。牛二角之象。下卦反觀之。馬四足之象。又上六云。拘係之。乃從維之。絡首穿鼻之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韓氏曰。取其備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艮下震上。上動而下止。此杵動而臼止之象也。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兌下離上。睽之上九曰。先張之弧。謂下卦初爲弧。二爲弦。而相附也。又曰。後說之弧。謂上卦之弦不附於四之弧也。三與五皆二矢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乾下震上。大壯上二陰。其上六。覆者之象也。其六五。椽桷之象也。其下四陽。柱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巽下兌上。大過中四爻實而長者。棺上下左右象也。其兩爻缺而短者。棺之前後象也。巽入也。兌說也。夫見狐狸食之以爲戚。則見棺槨入藏以爲說矣。非生者說其死者也。以死者入藏爲慰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乾下而兌上。乾爲天。爲首。兌爲口舌。昔吳人問蜀使曰。天有口乎。曰。有。帝謂文王。是也。此雖一時應敵之言。未多爲无理也。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故曰取諸夬。楊雄曰。天常爲帝王之筆舌。史曰。斗爲天之喉舌。吾亦曰。書契爲天之口舌。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網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憚於遠塗也。憚學易記作斫。聖人於是乎作輪轅。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溼墊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戚於藁梩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

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乎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韓氏曰。彖、言成卦之才德。以統卦義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宜其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其多陰。而反多陽。故仲尼自問曰。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耦故也。蓋衆者以寡者爲之君。寡者以衆者爲之民。一卦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二耦以一奇爲君也。一卦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耦。謂二奇以一耦爲君也。王弼曰。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是也。仲尼又自問曰。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蓋一者奇之異名。二者耦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爲君。以耦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爲君。以奇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繫仲尼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憧憧往來。此咸九四之爻辭也。咸。感也。感應當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方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故仲尼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惟觀其歸。執其一。以應之爾。吾觀其歸。彼塗雖殊。而不能違。吾執其一。彼慮雖百。而不能出。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丁寧之也。夫天下之事。往來无窮。然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爲信。龍蛇之蟄。以蟄爲存。知屈信之一致。則知往來之一致矣。死生之說。幽明之故。治亂之幾。皆若是而已。然則聖人之應感。既曰何思何慮。則何修而臻此與。曰。精於義理而已。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也。何有。精於技者猶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以之崇德。則德必崇。過此以往。推而上之。皆如破竹。如解凍。聖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於此。則窮極陰陽之神。周知造化之妙。所以爲德之至盛者與。而又何思何慮之有。然則思曰睿非與。曰睿

者。潛心而神。憧憧者。勞思而擾。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困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困窮者。人之所不能免者也。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顧所以致之者何如爾。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困也。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爲不善而求幸免。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也。其困彌堅。如石之不移矣。尙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臧紇、陽虎之事是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解上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於天下。不患无獲。患无時。不患无時。患无器。不患无器。患无韞。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噬嗑初九上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爲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驕敗。後三人者以憂昌。能一再憂其亡。則其固如繫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況又繫之于木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後者。堯舜之儆戒。三宗之寅畏。宣王之懼是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鼎九四之爻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己之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餗之覆。彼何辜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豫六二之爻辭也。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是故難知者。幾也。難至者。神也。今仲尼曰。知幾其神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止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一、何小也。蓋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動。諂瀆生焉。諂瀆者。其富

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胎也與。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諂二世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入使之時。而兆於摩謁者之足。斯之諂。自以爲取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爲託私之至謀。然取容乃所以不容。自託乃所以自敗。然則上交於吾君而不諂。下交於吾與而不瀆。謂之小也可乎。謂非知幾之神也可乎。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謂動者何物。而所謂吉者何事也。天下之動。莫小於雷風。而欲心一動爲至大。天下之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高富貴爲至輕。然其心之動也。其初至微也。能於其至微而察之。求其所謂瀆者而絕之。天下之元吉。人莫之見。而吾獨先見之矣。不曰至神而何哉。雖然。君子所以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亦必有道矣。易之豫曰。介于石。不俟終日。貞吉。是也。夫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推是心以往。舉天下之萬事。見微則知其彰。見柔則知其剛。此天下所以尊之仰之。爲萬夫之望也與。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學有以知爲貴。有以行爲貴。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此以知爲貴也。傅說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以行爲貴也。然則知而不行可乎。曰。是離婁而跛也。行而不知可乎。曰。是飛廉而眇也。若顏子。可謂兼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此大學之致知也。知之未嘗復行。此傅說之行其所知也。故仲尼稱其近於知幾。又許之以當復之初爻。殆庶之爲言近也。知幾則聖。近幾則賢。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損六三之爻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萬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益上九之爻辭也。安其身而動。則其名正。易其心而語。則其辭眞。定其交而求。則其助多。此立心有恆之人也。周公東征。作鴟鴞以悟成王。作大誥以曉庶邦。是也。危以動。則无名。懼以語。則无辭。无交而求。則无助。此立心勿恆之人也。楚公子比、乘亂以自立。然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卒死於棄疾之手。是也。此仲尼所謂傷之者至。而易所謂或擊之者與。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繫言乾坤其易之緼。此章言乾坤其易之門。皆所以深贊易之道。其本在乾坤之二卦。使學易者知

其關鍵之會要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然則學易者何莫由乾坤二卦乎。蓋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六十四卦者。乾坤之別也。不明乎乾之陽。坤之陰。則无以知陰陽如之何而合德。剛柔如之何而有體。如之何而體天地之撰。如之何而通神明之德。明乎乾之陽。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陰。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陰者皆坤也。乾坤交錯而爲六十四卦。然後陰陽之德合。陰陽之德合。然後剛柔之體立。知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所爲。而與天地爲一體。通神明之德。而使神明无遁情矣。然則乾坤二卦。豈非易之緼易之門乎。然乾之所名。或爲龍。或爲馬。或爲金玉。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爲牛。或爲牝馬。或爲輿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卽其名。考其類。豈止於衰世之意而已哉。造化之往者。屈也。其屈无跡。唯易能彰之。使无跡者有跡。造化之來者。伸也。其伸无形。唯易能察之。使无形者有形。世之所謂百姓日用之顯者。唯易能微之使幽。若曰神德行。若曰藏諸用。是也。世之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幽者。唯易能闡之使顯。若曰顯道。若曰顯諸仁。是也。至於開明陰陽剛柔之道。其名當。其物辨。其言正而无偏。其辭斷而无疑。其稱名雖若甚小。其取類不勝其大。其旨遠。使人思而得之也。其辭文。使人玩而得之也。其言曲而中。故不欺。其事肆而隱。故不窮。皆非易之私言也。因斯民之行有失得之貳者。而告之以天理吉凶之報。所以濟斯民人欲之陷溺。而措之安吉之地也。豈止衰世之意而已乎。天地之撰。如三子之撰。撰之言、爲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曰中古。曰有憂患。仲尼指文王而言之者與。所以衰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處天下後世也。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无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學者受文王罔極之恩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章言聖人取諸易之道。以成乎己之德也。學易而不以易成己。則易自易。我自我也。易何補於我。我何資於易哉。墉无基則圮。故以踐履之充實爲吾德之基。木无本則槁。故以歸復其初性爲吾德之本。基既立矣。驕或齧其基。則又圮。不持守以謙。可乎。本既植矣。怠或寒其本。則又槁。不固守以恆。可乎。德既持矣。亦既固矣。遂足矣乎。曰未也。吾豈无一不善。懲忿窒慾。又取諸損。所以修吾德也。修者。修而進之也。吾豈盡善。見善則遷。又取諸益。所以裕吾德也。裕者。裕而豐之也。雖然。是皆所以居常也。未臨乎變也。居常而修且裕。或一旦臨變而失之。可无懼乎。遇困而不失其亨。然後吾之德益辨而明。遇井而不食。愈冽。然後吾之德清而不改。聖人之德。至此大成矣。然聖人之心猶曰未也。卑巽以自制。退然若无能焉。此大禹之不矜。周公之不驕。仲尼之仁聖豈敢也。始則持之以謙。終則制之以巽。嗚呼。聖德其至矣乎。六十四卦。備於身矣。九卦其要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

此章聖人既取諸九卦以成德。復贊九卦之德以示人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章聖人既贊九卦之德以示人。復發九卦之用以示人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又曰道不虛行者。人也。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視聽言動。无非易也。治亂安危。无非易也。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尼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此之謂也。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書之道不可遠也。易之道安在哉。曰變而已。是故屢遷而不居。周流而无間。乾之初九。忽上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爲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變而爲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易者也。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也。惟變之所適。誰得而禦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變。然易之道。有體有用。其變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變者。體也。君子之學易。能通其變而得其

常、極其用而執其體。是可謂善學易之書。而深明易之辭。力行易之道者矣。易道之體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夕惕若。敬也。坤曰敬以直內。敬也。易之道千變萬化。而歸於一敬。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徑。作聖之奇勳與。故曰易道之體存乎常。今也學易而得乎敬之一字。則出入起居。非度不由。外內屋漏。惟懼是知。曰度曰懼。罔不夙夜。以此應世。則遇憂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修何飾。而臻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在此而不在彼。於是執而有之。躬而行之。故易之道爲實用。不爲虛言矣。仲尼稱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深贊之、深嘉之之辭也。故曰易道之行存乎人。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章指示學者學易之法有三。一曰初爻。二曰二五。三曰彖辭。初爻者。易書一卦之性質也。至於六爻。或各因其時。或各指其事而已。非若初爻爲一卦之要也。原其始。自可以約其終。知其初之難。自可以知其上之易。初者本也。上者末也。初辭擬議以定一卦。上爻成其終而已。故首告之以學初爻之法。若夫雜陳一卦之物。論撰一卦之德。如是而爲是非。如是而爲存亡。如是而爲吉凶。如是而爲居位之當否。又非止初爻所能盡也。其惟中爻二五乎。觀二五。則是非備矣。存亡吉凶。與居位之當否。可得而知

矣。故又告之以學二五之法。至於統論一卦之體。非彖辭何以盡之。如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坤之彖曰。至哉坤元。包兩儀於二字之中。括六爻於數語之間。知者觀之。乾坤之道。盡在是矣。曰過半。盡之之謂也。故終告之以學彖辭之法。聖人之教人。蓋如此其詳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章言二四三五居位遠近。貴賤安危之分也。臣欲柔而中。柔過則諂。爲張禹。爲胡廣。君欲剛而中。剛過則苛。爲漢宣。爲顯宗。九二以剛居柔。此柔中也。六二以柔居柔。此柔過也。曰二多譽。亦未必盡多君子也。譽之者多耳。六五以柔居剛。此剛中也。九五以剛居剛。此剛過也。曰五多功。亦未必盡成功也。有功者多耳。故二則曰其用柔中。許其柔而不過也。五則曰其剛勝。許其剛而過也。與其爲元成。寧爲孝宣。與其爲安順。寧爲明帝。至於四逼大君之下。三乘大臣之上。宜其懼而凶也。居此位者謹諸。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文。所以極言易書廣大之備也。易之未重。三才各處其一。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時則大而未廣。孤故也。易之既重。三才皆合而兩。初與二爲地。三與四爲人。五與上爲天。於是大且廣矣。盛故也。大則有量。廣則无際。三才大矣。兼而兩之。是一三才爲兩三才也。不亦廣乎。故曰廣

大悉備。信乎其備而罔缺也。三才之道備矣。然分上。分中。分下。則有三才之別。合爲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爲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爲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道有變。則爲六爻矣。爻有尊卑。則有等差矣。爻有等差。則有物象矣。剛柔相錯。則有成文矣。文物不當其處。於是吉凶生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前章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明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大抵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言備寇者之爲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爲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推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无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後世之易者傾。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以物也甚詳。日昃月望。蓋取諸天。山泉水風。蓋取諸地。右肱

左股。蓋取諸身。金矢玉鉉。蓋取諸器。莧陸瓜隕。蓋取諸草。棟隆牀下。蓋取諸木。鶴鳴鴻漸。蓋取諸禽。牲牛獲狐。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爲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廢者乎。後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之於始。懼之於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然則文王以易之道免一己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斯聖矣。故仲尼贊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章申言乾坤健順之性。易簡之德也。天下之理。健而不息則易。息而不健則難。故乾之至健。其德行恆易。順而不拂則簡。拂而不順則繁。故坤之至順。其德恆簡。德之易者。生物不息。故无難也。德之簡者。成物不拂。故不繁也。然易簡則无作爲。險阻則有情僞。今也易而能知險。簡而能知阻。何也。蓋兩險相疑。兩阻相持。是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詐。不能敵仲尼之禮。顓臾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聽。蓋聖人得乾坤易簡之理。而齊侯之險。冉求之阻。遇之而敗也。惟其得乾坤易簡之理。而執之以照天下之險阻情僞。則如日之達蔀屋。如燭之炳幽潛。孰得而遁之者。是故其心和說。而不憂天下之至險。其慮研精。而不惑天下之至阻。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皆易簡之緒餘耳。見祥斯知吉。見象斯知器。見占斯知來。又何疑焉。蓋祥者。吉

之萌也。象者。器之影也。占者。來之訊也。故天地以易簡而設位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能於兩間。謀之卿士庶人而畢從。謀之鬼神卜筮而皆協。俾萬姓咸曰聖人之能者。无它。易簡而已。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既言乾坤之性與德。又申言八卦之象與爻象也。以象告者有六。而未有辭也。以情言者。有爻辭而又有彖辭也。剛柔雜居者。六子之卦也。其餘皆八卦諸爻所有者。未易概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大抵歉於中者。必愧於外。秦武陽色變。而荊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惟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危言以眩世。而无所忌。強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也。而欲毀君子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忮。或泛爲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宏之譖仲舒、汲黯、是也。故

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无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九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章言聖人之作易。始因蓍以成卦。終因卦以盡道也。天下莫愚於有知之知。而无知之知爲至。神蓍是也。天下莫隱於有易之易。而无易之易爲至。蓍數是也。今夫蓍之未分。其數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干。右手若干。人不得而知也。非惟人不得而知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蓍亦不得而知也。非惟蓍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贊之言、助也。非蓍之神也。助神明之神而已。今夫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爲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爲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於數而已。然數寓於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託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數既形矣。卦斯立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爲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爲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无與也。特觀其變而設之耳。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既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爻之柔。聖人无與

也。特發而明之。揮而散之耳。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之陰陽既設。爻之剛柔既生。自八卦而爲六十四。自六爻而爲三百八十四。伸之長之。天下之是非失得萬事於是乎備。天下之吉凶悔吝萬變於是乎出。天地人之道。皆聚於易之書矣。所以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者。在是。所以窮理盡性至於命者。亦在是。大哉易之道乎。其道之淵林乎。學者求道而舍易。是舍淵而求珠。舍林而求玉也。蓋天之授人者曰命。人之受天者曰性。在物情之所具者曰理。在人事之處物者曰義。會義理而行之。通者曰道。體斯道而充乎己者曰德。命非通塞短永之謂也。天以道德義理之性而授之於人之謂也。猶父之命子。君之命臣也。命令而付投之也。然則理與義有辨乎。曰。理者。物情各具其所本然之謂也。義者。人之處物各宜其所當然之謂也。今有二器於此。其一樽也。其一簋也。問樽奚事。曰。其器酒也。問簋奚事。曰。其器飧也。此物情之所本然者也。斯之謂理。今有人焉。見其爲器。而不知其用。或實飧於樽焉。或實酒於簋焉。是得爲處物而宜其所當然者乎。若易置之。則宜其所當然矣。斯之謂義。然則理若何而可窮。性若何而可盡。命若何而可至。理也。性也。命也。爲三乎。爲一乎。曰理、譬則路也。性、譬則足也。命、譬則家也。人有自百里之外而歸其家者。或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或九十里而止。是能至其家乎否也。夫百里之近也。而家不可至者何也。非以其路有所未窮而足力有所未盡乎。是故家无不可至。路无不可窮。而足有不能盡也。性有不能盡。而理无不可窮。命无不可至也。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說也。理於義。謂治於義之理。非窮理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文王重易之旨也。伏羲之易。畫而未重。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當是時。三材之道。奇而未耦。孤而无鄰也。文王之易。畫而既重。初與二爲地。初剛也。二柔也。剛柔以質言。三與四爲人。三義也。四仁也。仁義以性言。五與上爲天。五陽也。上陰也。陰陽以氣言。當是時。三才之道。耦而不奇。鄰而不孤矣。夫德不孤。必有鄰。道亦然。故敬義立而德不孤。陰陽立而天之道不孤。剛柔立而地之道不孤。仁義立而人之道不孤。天下之理。未有孤而能立者。有日必有月。有山必有澤。有父必有母。至於晝夜寒暑也。前後左右也。耳目手足也。靡不然者。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然乾坤二卦。畫雖六矣。尙分陰分陽。未成章也。至於六子五十六卦。陰陽錯居。剛柔迭用。然後六位成章焉。章者。剛柔雜而成文也。周官畫繢之事曰。赤與白謂之章。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然則易之重卦何爲也哉。以順性命之理而已。曷謂性命之理。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是性命之理也。順之。則聖。則賢。則君子。則无咎。則吉。逆之。則愚。則鄙。則小人。則悔。則凶。故仲尼首言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章言八卦剛柔錯綜。然後得失吉凶可得而前知也。所謂前知者。易之道也。非特占事知來之謂也。占特易之一端而已。易之道无它。其於已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觀而順數。故其於方來之得失吉凶。亦

逆睹而前知。見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昊之必凶。以已往之盛。知方來之衰也。且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膰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穆生去。晉勝鄢陵。士燮懼。吳會黃池。子胥憂。而況易之道乎。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天地六子造化萬物之妙用也。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風水火猶一身之血氣也。雷者天地一身之聲欬也。風者天地一身之噓呵也。雨者天地一身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一身之煖氣也。今夫人之一身。聲欬喑焉者死。噓呵絕焉者死。膏液竭焉者死。煖氣冰焉者死。天地亦然。夫惟聲欬足以鼓動萬物。故潛者見。隕者敷。噓呵足以揮散萬物。故稺者挺。鬱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槁者滋。瘠者腴。煖氣足以烜燠萬物。故幽者晰。沍者蘇。四者大和。萬物並育。秋而成焉。物所以說。兌者秋之正也。冬而肅焉。物所以止。艮者冬之窮也。造化至此。歲功成矣。天何爲哉。主之而已。君者主也。地何爲哉。收之而已。藏者收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

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章前言帝出乎震之八者。所以發八卦妙萬物之神也。後言萬物出乎震之八者。所以釋前言也。夫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震。春卦也。風之被物也。飄忽汎埽。何穢不蠲哉。塵遇之而清焉。暑遇之而冷焉。華實遇之而馨焉。潔齊萬物。莫潔乎風。故曰齊乎巽。天地非日。孰與炳曜。萬物非日。孰與臨照。日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覿也。不然。宇宙之間。其不冥爲大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己者。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之。稱乎母。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歲云秋矣。萬實既成。萬生既盈。疇不說乎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爲用也。兼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舍晝夜。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止。止而復動。物莫窮其用。始而復終。終而復始。物莫知其際。艮也者。其造化循環无端之樞與。然則造化之仁。庸有既乎。天地大德曰生。吾於艮見之矣。孰爲此者。蓋有妙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孰妙萬物。蓋天地造化之至神。亦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神難言也。而仲尼屢言之曰。神无方。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非仲尼不能窮天下之至神。非仲尼不能言天下之至神。噫。歛天地於八卦。不見其有餘。散八卦於天地。不見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其易之神乎。

由帝出乎震。至於成言乎艮者。帝之所乘也。由萬物出乎震。而至於成言乎艮者。又萬物之所主也。帝

乘之。萬物主之者。悉皆由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爲治。故南面而治。取諸離。離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之而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爲治。至於握乾符。闡坤維。興震巽坎兌之治。无非取之也。易舉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者。皆八卦也。於帝獨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邪。曾不知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至於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陰疑於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以言龍戰于野。由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爲虛設矣。此注據大全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北。既成萬物也。

此章言六子變化萬物之功。而不言乾坤。非不言乾坤也。六子之功。卽乾坤之功也。故舜以五人治。文王以多士寧。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述八卦之訓詁。狀八卦之性情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章言八卦遠取諸物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章言八卦近取諸身也。首、言尊。腹、言容。水內景。有耳。內聰之象。火外景。有目。外明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言乾坤生六子也。一索得男。初爻得乾之一陽也。一索得女。初爻得坤之一陰也。其餘次第推之。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一章又統言八卦之作。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然引物取類。有不可一一強通者。強通焉。鑿且妄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二十

序卦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序卦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程氏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恆也。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恆。人之父母。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誠齋易傳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楊萬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

二五一八上